



风铃

FENGLING

投稿邮箱: lybdx1862@163.com



生活随笔

有一种相遇

文/织 梦

周末的午后,正在电脑前忙碌的时候,一个文友在文学群里艾特了我,她发了份铅印文字的截图说:“老师,我看到你的大作了。”其实一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和版面,就能大概猜出来是哪本杂志了,我好奇的是,她是怎么看到那本杂志的呢?因为那是一份不甚有名的纯文学期刊,并不在市面上流通,网上和实体书店中自然也没有售卖,除非事先订阅过这本杂志,又或者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,杂志社才会寄送对应期次的样刊给作者,然而据我所知,她并没有。

我带着疑问顺口问了一句,她一时没有回复。正瞎猜呢,文友笑道:“哈哈,我今天恰巧路过图书馆,闲来无事,就想着进去坐会儿。放下东西,走到书架前顺手就抽了本杂志,随意翻开一页就读了起来。读完之后,发现这篇文章还不错,回头一看作者,竟然是你,你说巧不巧?”不得不说,确实挺巧的。

我们常用“巧”字来形容生活中凑巧、碰巧遇到的事儿,“巧”字在这里含有概率小、恰好等意思,正因为一些概率很小的事——通常指好事、高兴的事——让我们给碰上了,这也在无形中给平淡、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,一些趣味。好比是我,自认为和“作家”两字是不沾边的,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写作爱好者,事实上,能有作品发表在纯文学的刊物上,对于我来说,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再者,全国的报刊杂志有上万种,一般的图书馆能够收藏其中的几百种,已属难得。凑巧的是,在文友拜访的那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中,就有刊发过我的文章的那份较小众期刊,且正好有那一期。更巧的是,因忙于工作与生活琐事,那位平时很少进图书馆的文友,那天却好像受了某种神秘力量指引,就想着去图书馆坐坐,而她在图书馆随机抽取的第一本书,随手翻开的某一页,看到的第一篇文章,竟然就是她熟识的人写的,这可真是麦芒掉进针眼里——巧了。

类似这种以书籍为媒介的“巧遇”,虽不常见,却往往因为自带传奇色彩,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,就好比那张在图书馆里发现的“旧书签”:有一年,浙大2022级的本科生赵同学因科研训练项目的需要,在学校的图书馆里,借了一本1956版的《固体物理导论》,并在书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手写于1957年的书签。书签的大概内容是,一位姓方的同学,送了一本书给周姓同学,并随书附赠了这张书签,以作纪念。后经多方证实,这位周姓同学正是浙大1960级物理系的学生,而那位方姓同学则是在读初中时的同窗兼好友。周同学很珍视他们之间的友谊,一直珍藏着那张书签,并随身带到了大学里,后不慎将它遗忘在了借来的《固体物理导论》一书中,这才有了半个多世纪之后,他的同系学弟在同一本书里,意外发现这张旧书签的一幕。因为一本书、一张书签,两位浙大学子跨越67年的漫漫时空,上演了一场奇妙的“相遇”,这本身就够传奇的,更巧的是,那位书签的所有人周老前辈,竟然还是发现书签的学弟赵同学的老师的老师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“师公”——如此神奇、厚重而又延绵不绝的缘分,又怎能是“巧合”两字所能解释得了的呢?

古人常说人生有四喜,其中之一即是“他乡遇故知”。在他乡遇见故人,固然值得欣喜,可那些值得高兴的“偶遇”,又何止仅限于在他乡呢?如同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说的,“人生何处不相逢?”只要思想同频、心灵相契,不拘于形式的话,相逢其实也可以是无处不在的,比如说在书籍里、在梦境里,甚至于古人也可以跨越时空来见你。当我们读着古人或古人的书信,或会心一笑,或拍案叫绝的时候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再“相遇”呢?



都市心情

爱是一把会倾斜的伞

文/杨 锐

前两天带着我先生、婆婆和一双儿女逛商场,忙忙碌碌挑了大半天,给老人家买了衣服鞋子,给孩子们买了两身夏装。返程时,天突然沉下来,不多久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,先生随手从包里掏出三把伞,抱着走累了的女儿走在最前面,婆婆跟在他身侧,我牵着蹦蹦跳跳的儿子落在最后。

我原本低头盯着儿子脚下的水洼,怕他踩湿了鞋袜,无意间抬眼望向前方,忽然就怔在了原地。女儿趴在先生肩头睡得正沉,小脸蛋贴在他颈窝,他手里的伞完完全全倾向了右边,伞檐几乎将女儿小小的身子完全罩住。他自己的左肩露在伞外,浅灰色的衬衫已经洇出一片深色的水痕。他浑然不觉,步子走得很稳,生怕颠醒了肩头的小人儿。

没等我出声,走在他左边的婆婆悄悄挪了两步,把自己手里的伞往先生肩头倾了过去。她个子不高,举着伞得稍稍抬着胳膊,伞面斜得厉害,她自己的肩膀很快就沾了雨,鬓角的白发缀上了细碎的雨珠,却只顾着盯着我先生湿了的肩头,把伞又往那边送了送。先生低头说了句“妈,我没事”,婆婆没应声,手却没动,伞依旧稳稳地斜在他肩上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伞,不知什么时候也早已经往儿子那边倾了过去。三代人,三把伞,不约而同地倾斜向了自己牵挂的那个人。

那一刻,很多画面涌上心头。小时候我总觉得,父母的伞特别大。每逢放学碰上下雨,不管是爸爸来接还是妈妈来接,伞下永远是干爽的一片。那时只觉得大人的伞真神奇,总能把雨都挡在外面。直到后来我自己也成了母亲,牵着孩子的手走在雨里,才懂那把从来“正不了”的伞,藏着多少不动声色的偏爱。

也想起和我先生谈恋爱那年,有次出门游玩,我们只带了一把伞,他全程都往我这边倾。我往他那边推,他就往回让,说自己不怕淋。等一路跑回住处,他半边身子几乎全湿透了,发梢滴着水,还笑着问我有没有淋到。那时候年轻,只觉得是爱情的浪漫,如今走过近十年婚姻,迎来一双儿女,才明白那不是一时的冲动,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柔,遇到风雨时,总想着先护住身边的人。

如今我们都成了为孩子撑伞的人。出门下雨,先生的伞偏向女儿,我的伞偏向儿子,动作熟练得像是本能。而在婆婆眼里,无论先生长到多少岁,永远都是那个需要她遮风挡雨的孩子。

原来这世间的爱,本就是一把不断倾斜的伞,不需要轰轰烈烈地宣告。长辈把伞倾向我们,我们又把伞倾向孩子,一代一代,伞下的人在变,那道倾斜的弧度却始终没变。撑伞的人甘愿自己淋着雨,也要把一方晴空留给心尖上的人,从不计较得失,也从不需要回报。

或许有一天,我们的孩子也会在雨中,把自己的伞倾向他们所爱的人。而那时候,爱与温暖就在这倾斜的弧度里,静悄悄地传递了下去。